

高陽作品集

印心石



高陽作品集

17

印心石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17

印心石

1979年10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00元

1998年3月初版

2001年11月二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

著 者 高 陽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

責 任 編 輯 張 素 華

臺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5 5 號

台 北 發 行 所 地 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 話：(02)26418661

台 北 新 生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 話：(02)23620308

台 北 基 隆 路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

電 話：(02)27627429

台 中 門 市 地 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 中 分 公 司 電 話：(04)22312023

高 雄 辦 事 處 地 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 話：(07)2412802

郵 政 劃 撥 帳 戶 第 0 1 0 0 5 5 9 - 3 號

郵 撥 電 話：26418662

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265-1 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印心石 / 高陽著. --二版.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1 年

248 面；14.8×21 公分. (高陽作品集：17)

ISBN 957-08-2265-1(平裝)

857.7

90011254

目 次

人生如戲	1
安化第一美人	7
貧賤不能移	25
荆釵怎及金釵	41
飛上枝頭	55
各有因緣莫羨人	74
趕考	94
十路報喜	120
以財敵才	152
一舉成名天下知	166

悔然 193

命如紙薄 203

恩怨不分明 222

青燈黃卷了殘生 234

戲如人生 241

人生如戲

台上還在跳加官，春熙班掌班老何，已拿頂紅纓帽往頭上一套；找到藩司的跟班，低聲請教：「二爺，回頭點戲是先請撫台點，還是先請客人點？」

「自然是客人。」

「客人姓朱。我管他叫朱老爺還是朱大人？」

「朱大人。現任的兵部侍郎，跟撫台一樣戴紅頂子，當然叫朱大人。」

「兵部侍郎不是京官嗎？怎麼會一直在浙江？」

「這你就不懂了！這朱大人——。」

這「朱大人」叫朱士彥，字休承，號詠齋，江蘇寶應人，嘉慶七年壬戌的探花；現任兵部左侍郎，在道光五年放出來當浙江學政。

三年差滿回京，船過蘇州，地方官照例有一番酬應。由於現任江蘇巡撫陶澍，是朱士彥一榜的翰林；白頭同年，情深誼切，大家看在本省長官的分上，接待得格外殷勤。藩司本來已大大地請過一次客，只以朱士彥酷好戲曲，而不巧的是頗負盛名的春熙班，應聘去了吳興，前天方回蘇

州；因而藩司再度張宴，爲的是讓他終於能一聆春熙班當家小旦秋官那條珠圓玉潤的嗓子。

等跟班講完，加官也跳完了；老何隨便抓了頂紅纓帽套在頭上，疾趨到首席首座面前，屈一腿打個扞，雙手展開戲摺子說：「請朱大人點戲！」

朱士彥不看只問：「你班子裡有個秋官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拿手的是甚麼？」

「雙官誥、牡丹亭——。」

「就是雙官誥吧！」

「是！」老何答應著轉到第二席。

第二席自然是半客半主的陶澍首座；等老何請點戲時，他也是不看只問。

「朱大人點的是甚麼？」

「雙官誥。」

「雙官誥！」陶澍想到戲中的碧蓮，三十年前的往事，風起雲湧地奔赴心頭。

三十年前的陶澍，是湖南安化縣一個沒沒無聞的窮秀才。但是，認識陶澍的人，常會拿他作話題，而且往往引起爭議；有人藐視，有人重視。藐視他是因爲他窮，脾氣又壞；說他如茅廁中的踏腳石，又臭又硬。

重視他的人爲他辯護，窮且益堅，志氣不墮，即此便難能可貴。而況滿腹經綸，一貌堂堂，將來必成大器。

旁人去論短長，無損於寒窗苦讀的陶澍；不幸地，有一天在他未來的岳家中，竟也出現了這樣的爭議。

陶澍是十歲上定的婚；聘的塾師孫伯葵的獨生女兒巧筠。

陶孫兩家是鄰居，內眷往來，極其親密。巧筠比陶澍大一歲，從小姊姊、弟弟叫得很親熱。孫太太喜歡陶澍本性忠厚；有意無意地。一再表示，希望能有陶澍這樣的女婿。但陶太太卻不大中意巧筠；論貌，從小便看得出來，長大來定是美人，可惜性情好勝而輕浮，將來不會是個賢淑的妻子。

看看幾次提起，陶太太裝作不解；孫太太自覺沒趣，連陶家都不大走動了。陶太太倒覺得老大過意不去；不結這門親，連交情都會不終，內心著實不安。因此，到有一次孫太太又作試探時，她說了老實話。

「要說到巧筠的模樣兒，我是打心裡就疼她；求到這樣的兒媳婦，還有甚麼話說？實在，我是怕高攀不起；嬌生慣養的小姐，委屈不起。」

「陶大嫂，你別這麼說！」孫太太有些不服氣，「巧筠跟她父親讀了幾年書了；三從四德的道理，慢慢也懂了。再說，雲汀不是沒出息的人，也委屈不著巧筠。陶大嫂，我們像親姊妹一

樣，莫非你就不願意雲汀替我女兒掙一副誥封？」

聽得這幾句話，陶太太不僅是感動，而是激動；兩人互以「大嫂」相稱，陶太太急急答說：「孫大嫂，你這樣子看得起雲汀，我如果再說甚麼，就顯得不識抬舉了。將來只要雲汀有出息，一副誥封一定是巧筠的。」

「雲汀一定有出息；我女兒也是有福氣的。陶大嫂，」孫太太笑殷殷地說：「從現在起，我就管陶大哥叫親家老爺了。」

沒有想到，這位「親家老爺」，第二年就一命嗚呼；接著陶太太也由於傷寒不治，使得十一歲的陶澍，一下子變成父母雙亡的孤兒。

但是，這個孤兒並未因坎坷的命運而磨蝕了他的志氣；遠出傭工，卻從未一日拋開書本。主人鄰家的西席，看他好學，偶爾也指點指點；陶澍天生穎慧，舉一反三，進境遠比鄰家正式從師的子弟來得神速。

因此，陶澍在十六歲上便中了秀才。孫太太便跟丈夫商量，說女兒十七歲了，不如早早替小兩口完了婚，女婿的衣食起居，有人照應，才能安心用功，力求上進。

「你倒說得容易！」孫伯葵翻著白眼說，「他拿甚麼來養我家女兒？」

「是一家人了，我們又只有一個女兒；當然現在我們養女婿，將來女婿養我們。」

「哼！」孫伯葵鼻子裡哼了一下，連口都懶得開。

「那末，你說，到甚麼時候才能替他們完婚？女兒大了，總不能老耽誤著。」

「起碼也要等他中了舉人。」

頭一年秋天中了舉人，第二年春天聯捷成了進士，便是「一舉成名天下知」，也就馬上可以做官吃皇家的俸祿了。孫太太心想這個打算也不錯；隨又問道：「今年考不考舉人？」

「今年癸丑，只有會試；沒有鄉試。後年乾隆六十年乙卯，皇上登基花甲一周開恩科；明年有鄉試。」

「那就再等一年看！」

孫太太悄悄叫侍女秋菱去跟陶澍說，務必好好用功，等明年一中了舉人，立刻辦喜事。至於到省城鄉試的盤纏，要他不必擔心：到時候一定會替他預備好。

本就在埋頭苦讀的陶澍，得此一番叮嚀，自然格外用功。

但不幸地，孫太太白等了一年；陶澍落第了。

「別灰心！」秋菱傳她主母的話說，「太太說，明年再來過。」

陶澍搖搖頭，不作聲。倒不是他灰心；只是去了一趟長沙省城，見聞既廣，覺得應該做些經世致用的學問，譬如漕運、鹽務、水利，弊病何在，要怎麼樣改革？老在八股文中討生活，就中了進士做了官，又何補國計民生？

用功還是用功；秋菱每趟去送食物、送衣服，總看他忙忙碌碌地查書做文章，連多說句話都不肯。可是，孫伯葵卻知道，陶澍用的功，與考試無關。

「窮書獃子，出不了頭了！」他向他妻子說，「都是你，錯拉了這門親。」

「你看著好了！」孫太太也不服氣，「總有一天你會佩服我的眼光。」

「那一天？」孫伯葵瞪著眼問，「如果有那一天，只怕巧筠的頭髮都白了。」

孫太太暗暗嘆口氣，看著出落得艷如春花的女兒，心裡也不免著急，轉眼二十歲，再耽誤豈不變成了老小姐？

孫伯葵當然瞭解妻子的心情；而且希望她有此心情——孫太太愈著急，他的打算愈容易成功。

安化第一美人

茶坊酒肆中有個流言在傳布：陶秀才窮得娶不起親，要將孫家的婚約退掉了。

這是孫伯葵放出去的風聲；作用是想另釣一個金龜婿。風聲很快地傳入一家大戶，第二天便託人到孫家來說媒。

來的是個媒婆，姓劉；儘管她能言善道，但遇見孫太太，點水滲不進去，「劉媒婆，你一定弄錯了！」她說，「陶家並沒有來退婚；就想退也不能！我家小姐已經姓了陶，決不能再姓吳。」

來求婚的大戶姓吳，千頃良田，兩世惡名。老子叫吳良，外號「無良」；獨子叫吳少良，便喚做「小無良」。想求孫家這門親，是吳良爭面子，娶了這個全村的第一美人作兒媳婦，是多麼值得誇耀的一件事！當然，吳少良更是喜心翻倒，興奮得連覺都睡不著了。

因此，當劉媒婆回報孫太太如此峻拒時，吳少良竟承受不住這個打擊而懨懨成病。這一來，逼得吳良非設法將孫家女兒，變成吳家媳婦不可！

「無風不起浪！退婚的話，一定有來歷的。」吳良叮囑劉媒婆，「你再替我去打聽。」

「老早打聽過了，大家都說，聽是聽人這麼說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？」

「那麼，陶秀才呢？你該託人到陶家去打聽、打聽看。」

「不用吳老爺關照，早打聽過了，陶秀才說，沒有這回事。」

吳良想了一回又問：「陶秀才說這話的時候，是怎麼個樣子？是氣呢；還是著急？」

「也不氣，也不著急。平平淡淡地，倒像沒有這回事的模樣。」

「噢！」吳良「噗嚕嚕」、「噗嚕嚕」地抽著水烟，沉吟了好一回說：「十之八九，有這回事。窮秀才死要面子，不肯明說而已。」

「吳老爺是怎麼看出來的呢？」

「我跟你說，不是謠言；有人造這個謠言，他要生氣，更要著急；怕岳家真有這個意思，故意放出風聲去。如今平平淡淡，像沒有這回事，就是已經知道有這回事，自然用不著大驚小怪。」

「那麼，」劉媒婆又起勁了，「吳老爺，你看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後天來聽回音，我會告訴你該怎麼辦。」

等到媒婆一走，吳良隨即發帖子，請孫伯葵吃飯；其實是吃花酒——安化縣城有個私娼，外號「張小腳」；原是販賣水銀、硃砂的大商人張老四的下堂妾。貌僅中姿，而且年紀三十開外，即使是美人，亦已遲暮，可是身價極高。因為張小腳工於應酬，善於詞令；看客人的身分、性情，有各種不同的談吐。住處本是人家荒廢的花園，用圍牆割取一角，借它高槐老柳的清蒼之

氣，卻不見殘垣頹屋的荒涼之跡；圍牆裡面原爲五楹敞軒，她鳩工重修，隔成三間，由西而東，第一間是大廳；第二間起坐；第三間便是她的香巢。布置得精雅宜人，不帶絲毫風塵氣息；能在此飛觴醉月的，不是達官，就是巨賈。不過安化到底是小地方，除了外縣慕名而來的訪客以外，本地人在這裡設席請客，一個月不過五、六次，其中一半是吳良作主人。

接到請帖，孫伯葵又驚又喜。差堪溫飽的塾師，也沒有甚麼闊氣的朋友，所以張小腳之名雖嚮往已久，卻總無緣問津；這是孫伯葵一直不釋於懷的憾事，不道意想不到地竟有了彌補的機會。

他想，自己跟吳良連點頭之交都算不上，居然發帖相邀，而且帖子上註明：「專誠奉邀，以申敬意，不敢再約他客瀆擾。」這樣客氣，當然是爲了劉媒婆碰了釘子的緣故。看起來生個漂亮女兒，讓他人享了豔福；自己也有豔福可享，真是非始料所及。

「我聽說，姓吳的下了個帖子請你吃飯。」孫太太問丈夫，「可有這回事？」

「有啊。」

「那末，你去不去呢？」

「爲甚麼不去？吳良甚麼身家，他肯折節下交，我憑甚麼不給他面子？」孫伯葵緊接著說：「我總以爲教蒙館教了一世，再無出頭的日子；不想時來運轉，命中有貴人。」

「你先不要高興。會無好會，宴無好宴。」孫太太說：「吳良說不定爲他兒子在打我們女兒的主意。」

聽這一說，孫伯葵覺得很難表示態度；心裡一急，倒急出個計較——他心懷鬼胎，明知劉媒婆來過，故意不問不聞；這種裝傻賣蠢的做法，很可以再試一回。

於是，他故意裝得很困惑地說：「替他兒子打主意？他兒子不是娶親了嗎？莫非想我們巧筠做他兒子的偏房。」

「那倒不是——。」

「不是就不要緊了！」孫伯葵搶著說：「不然，我就不能去吃他這頓酒！他把我看成甚麼人了？莫非我孫伯葵的女兒能做人家的妾？諒他也不敢存這樣的心思。」

「別說做妾，就是做太太也不行！一家女兒不能吃兩家的茶。」

孫伯葵心中冒火；但就在要發作的那一刻，很見機地把話縮了回去。他心裡在想，這件事吵不得，一吵反而會將局面弄僵。因此，他笑笑不作聲，揚長而去。

這種莫測高深的態度，使得孫太太大為擔心；悄悄向秋菱問計：要如何防備這樁婚事發生變化？

秋菱想了一想答說：「從來好事多磨！太太也不必擔心；只要小姐拿得定主意，到頭來老爺也不能不依她。」

這是暗示，該在巧筠身上下些工夫；但孫太太卻不能領會，她相信她女兒是個不事二夫的烈女，所以聽得秋菱的話，連連點頭，愁懷一寬。

爲了顯身分，赴席不能不遲；太遲了卻又怕吳良覺得他架子太大，心中不悅。因此，孫伯葵仔細斟酌，不亢不卑，晚半個時辰到；帖子上寫的是申刻，他過了申正才到；日色已經偏西了。

「伯翁，」吳良大踏步降階相迎，一面拱手，一面笑容滿面地高聲說道：「久違，久違！」

「良翁！」孫伯葵還著禮說：「辱蒙寵召，真不敢當。」

「好說，好說！老早想親近老兄了，一直沒有機會。那天在縣太爺席上，聽學老師說起，我們安化第一位有學問的人，就要數伯翁。是故下了決心，一定要專誠向老兄請教；這裡比較清靜，地方也還過得去，所以邀請在這裡小酌。不成敬意，伯翁不要見怪。」

這番門面話，既恭敬、又親切；孫伯葵感動之情，見於形色。兩人攜手上階，下人揭開簾子，只見薄施脂粉的一個半老徐娘，笑盈盈地迎了上來。

「這位就是孫老爺了！常聽吳大爺提起，說孫老爺是真正讀書人；今天到底光臨了！」說著，檢枉爲禮；神態頗爲端莊。

嚮往多年的張小腳，終於有緣識面，而且是以待客的身分出現，孫伯葵心中不免得意，但也有些張惶，不知該如何稱呼？想一想只好答她一聲：「女主人，請少禮。」

於是奉茶敬果盤，張小腳很殷勤地周旋了一番；到得掌燈時，有個丫頭走來，輕聲說道：「預備好了！」

「請裡面坐吧！」張小腳隨即說道：「裡面也暖和些。」

肅客入內，那起坐間中又另是一番光景；最觸目的是烏木條案上放著一函書。開本很大，卻